# 红柳青春

■王雁翔

## 情到深处

与新疆军区某团参谋付振相遇，很偶然。

我乘坐的汽车在茫茫戈壁跑了近4个小时。手机一路无信号，铁黑色的山寸草不生，偶尔有一簇簇灰白干枯的梭梭柴、骆驼刺。四周热浪蒸腾，空气燥热。

苍茫处的黑色山脚下，隐隐浮现一小片房屋。陪我同行的侯中华告诉我，那就是边防营驻地，一会儿我们要在那里吃午饭，稍作休息再赶往下一个点位。侯中华曾在这个边防营担任教导员，不久前刚调到团机关工作。

营院外，几棵高高低低、粗细不一的沙枣、红柳、榆树，在酷热的风沙里艰难地挺立着。它们看起来光秃秃的，有的树叶一半绿、一半枯。路边的斜坡上，摆放着许多枯树，根部都是脸盆大的干土。

侯中华说，这些树是他刚来营里时带着官兵栽种的，勉强活了3年，最终还是枯死了。这片“石头滩”坚硬如铁，要种活一棵树，难度相当大。

现在，这里的官兵工作生活条件已有改善，但恶劣的自然环境还是很难改变。为了有一点绿色，一茬茬官兵接续种树。侯中华说，尽管每年只能勉强成活五六棵，但大家还是坚持不懈地年年种。

我们正说着，一位身形结实、埋头在低矮红柳丛里修水管的年轻干部起身跑过来。

“这是付振，多年来一直坚守在边防一线。”侯中华说。像寂寥荒野上一棵耀眼的树，付振就这样闯入了我的视野。

匆匆吃过饭，我和付振坐在一棵叶子灰白的沙枣树下聊天。此时已过小满，沙枣花刚刚绽放。金黄色的小花，芳香扑鼻。

插画：姜 晨

脸庞黝黑的付振，话很少，目光里有山岩般的坚硬与刚毅。他在银川当的义务兵，军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到边远艰苦地区工作，分到了我不久前去过的一个边防连。

“那时，戈壁滩上还是‘搓板路’，坐车要一天才能到达连队，颠得人骨头疼，浑身都是土。连队只有一栋孤零零的营房，营门前有巴掌大一片低矮的沙枣、红柳丛和胡杨，满眼焦黑与荒凉。水源是一个小泉眼，洗漱时，脸盆里的水只够打湿毛巾。大家洗脸很少用香皂，因为得将生活用水攒下来浇树。发电机限时供电，别说手机，连有线电话都很难打。”付振回忆，刚来这里，他和女朋友孙琪就失联了，谁也联系不上谁。面对四周艰苦的环境，他的内心如有风沙呼啸，只想尽快离开。

半年后，付振休假去兰州找孙琪。因为断了联系，孙琪以为付振变心了，一气之下换了手机号。付振没去过孙琪的家，只知道她跟父母临时住在兰州一所高校的舅舅家。

付振在校门口守了三天，竟然等到了孙琪。经过好一番解释，两人才和好如初。孙琪带付振去家里见自己父母。付振坦诚地告诉孙琪爸爸，自己现在工作的地方非常艰苦。

孙琪爸爸说：“我在部队干了10多年，你们现在条件比我当兵时好多了。你参军不就是为了守卫边疆吗？你是党员，又是军人干部，思想觉悟应该比我更高才对。我女儿觉得军人勇敢有担当，正直上进，靠得住，所以选择你作为她的伴侣。现在，你遇到一点困难就要退缩吗？”

这位老兵的话，让付振由衷感到惭愧。他保证，一定尽快调整好心态，踏实工作。

2012年夏，孙琪辞掉兰州的工作，带着父母给她的10万元，来到了新疆。

“为了让我安心扎根边防，岳父拿出大半辈子的积蓄，帮我们把家安在了新疆的一座城市。”付振望着眼前广袤寂静的戈壁滩缓缓地说。

后来，他默默地在戈壁坚守着。然而，考验接踵而来。在外务工的父亲突患脑梗，母亲的身体也不好。妻子为了不让他操心，独自回到付振的老家，帮他照料父母。1年后，付振的父亲生活可以自理了，孙琪又回到吉林老家，照顾自己的父母。

那年冬天，付振接到电话，传来母亲去世的消息。“团领导得知情况，让我赶回去送母亲最后一程。从茫茫戈壁滩出去，有段公路被大雪封堵，团里协调地方送我，我们在雪地里整整走了两天。”他抬头看着沙枣树，陷入了沉默。

两年后，孙琪的父亲突发心梗。付振说：“岳父患高血压、心脏病已经好几年。怕我和妻子牵挂分心，有好几次去医院，他都让岳母瞒着我们。”

停了半晌，他又说：“这些年，最辛苦的是我妻子。我俩都是独生子女，她带着孩子在新疆、山东和吉林来回奔波，既要照顾老人，又要带两个孩子，一个人扛着所有的苦累，从来没埋怨过我。”说完后，他仰头像在看沙枣树上的花，又似在抑制胸膛里岩浆般奔腾的情感。

因为急着赶路，我与付振的交流匆匆结束。在车上，侯中华告诉我，多年来，连队什么岗位缺人，付振都会主动顶上去，几乎所有的岗位和专业他都熟练掌握。调到营部后，他工作之余探索红柳种植，那片红柳就是这几年他带着战士一点一点种出来的。团里几次想调整他到二线，他总说自己舍不得离开边防。

我望着窗外的戈壁荒原，在心里默默地想：家人的爱与支持，让付振直面每一个困难与挑战，像红柳一般在戈壁滩上扎下根。山河无恙，岁月静好，只因有无数像他一样的官兵在负重前行。

# 满屋柚子香

■马 静

## 那年那时

仲夏，午后的阳光洒在高大的柚子树上，树影散落满地。

这棵柚子树正对着胡善兵家的堂屋，屋内挂满了他的荣誉证书。

胡善兵是海军某部炊事班班长，至今已服役27年。入伍那年，他的父亲在院子里，亲手栽种了这棵柚子树。胡善兵第一次探亲休假时，这棵柚子树开始挂果。

“爸，咱家怎么种了棵柚子树？”胡善兵看着这棵柚子树，忍不住问父亲。

“为了吃柚子呗。”不善言辞的父亲，舀起一瓢水，浇在了树坑里。然后，他抬头看了看挂满枝头的柚子，脸上写满了欣慰。

后来，母亲悄悄告诉胡善兵，柚子谐音“佑子”，父亲希望他离家在外可以平安顺遂。胡善兵意识到，原来这棵柚子树承载着父亲无声的牵挂。

胡善兵在部队表现优异，先后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去年春节前，军地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冒着淅淅沥沥的冬雨，来到胡善兵家送立功喜报。那天，胡善兵的父亲笑得格外灿烂，眼角的皱纹似乎也比往日深了许多。他捧着胡善兵的立功喜报，对工作人员连连说：“感谢部队培养。”

胡善兵的父亲还从柚子树上，摘了几个大柚子，剥开分给大家品尝。柚子在树上留的时间有些长，果肉吃起来有些干。他遗憾地说：“我原本想等善兵休假回家吃，没想到留得有些久了……”可是，柚香满屋，久久不散。

送喜报的工作人员离开后，胡善兵的父母依然沉浸在喜悦中。母亲见人就说：“儿子的成长要归功于部队的培养。”父亲更是直言，自己这一生最自豪的事就是“送儿子去参军”。

如今，这棵柚子树和胡善兵的军龄一样，栽种在这个院子里已有27年。每次离家归队前，胡善兵的父亲都会让胡善兵带上一罐蜂蜜柚子茶，叮嘱他回部队与战友分享。

前不久，胡善兵休假回家，柚子树上又结了很多绿色的小果。女儿站在柚子树下，指着树干上的一个小记号问：“爸爸，你看我有没有长高？”

看着女儿天真的模样，一颗小石子投入了胡善兵的心湖。他想起了入伍离家前的那个冬日，父亲眼睛里有些亮晶晶的东西在闪烁；他想起了父亲每年做的蜂蜜柚子茶，和“必须带回部队给战友尝尝”的嘱托；他想起了母亲悄悄告诉他的那句话——“柚子谐音‘佑子’，你爸希望你离家在外可以平安顺遂”……

思绪翩跹，胡善兵泪湿眼眶。走进屋里，胡善兵说：“爸，柚子快熟了吗？”

父亲抬头，笑着说：“想吃柚子了？”

胡善兵突然抱住父亲说：“等柚子熟了，我肯定休假回家吃！”

杜 雯绘

# 老兵的财富

■金 晖

## 家 人

外公是一名老兵。他出生在江西瑞安一个叫“四古山”的小村庄。20世纪40年代，家乡遭受敌人空袭，外公亲眼见到许多亲人颠沛流离的悲惨遭遇，毅然决定参军入伍。

儿时，我住在外公家，常听他讲当兵的往事。他的后腰处有一处伤痕，是为掩护战友而中弹的痕迹。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外公保住了性命，身上却留下了那道触目惊心的伤痕。有人问他：“干革命随时都有危险，你怕不怕？”外公斩钉截铁地回答：“怕就不会参加革命了，就不会举手向党宣誓了！”

外公说，他曾一次次穿过枪林弹雨，战友们不畏生死、前仆后继的身影，如同一种无声的召唤，令他浑身上下都充满力量。每次听外公讲起战斗场景，我的眼前总会浮现一个个年轻的军人面孔，心中感慨万分。

外公经历过大大小小十几场战斗，听力在隆隆的枪炮声中受损。从部队转业后，外公被安排到老家镇政府工作。在新岗位上，外公工作认真负责，热心帮助他人，很受大家尊敬。他说：“一日是军人，终生为军人。不管在哪里，都要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

我家楼道里，贴着参军入伍宣传海报。外公以前每次回家，都会把目光投向海报。对战友的想念、对军营的怀念与对祖国的热爱重叠起来，化作他心中深深的家国情怀。那段被战火洗礼的军旅经历，随着岁月交替，在外公的心中历久弥珍。

去年，90岁的外公生病住院。其间，他裤子的口袋里始终装着退役军人证。每次换洗衣服时，他都坚持坐起来，亲手拿出证件，放到枕头下，生怕不小心弄丢。弥留之际，他将我们叫到床边，叮嘱我们把他珍藏在家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带来。他还指着退役军人证，艰难地嘱咐我们要妥善保管。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都不忘心中珍视的荣誉。

外公不善言辞，生前没有留给我们太多印象深刻的话语，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正直善良、坚毅平凡的军人形象在我的脑海中愈加清晰。参加工作这些年，我逐渐理解了外公这位老兵身上所展现的品质和力量。我想，这就是外公留给我们的财富。家里每个人都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认真努力地工作着，这就是外公潜移默化的影响。

## 家庭秀

仿佛听到内心的召唤
在爸爸的托举下
我像一只试飞的小鸟
试着触摸
爸爸亲手丈量的梦想
试着拨动
梦想奇妙的琴弦
试着成为
琴弦上快乐翻飞的音符
让妈妈的微笑
开满六月的盛夏

李学志配文

**定格** 不久前，新疆军区某部开展亲子游园、趣味运动会等活动。图为该部一级上士张逍和爱人带着孩子在训练场体验“双杠训练”的温馨画面。

韩 正摄

## 两情相悦

# 慢慢走向彼此

■安飞风

大学毕业后，我参军入伍，与男友继续异地恋爱“长跑”。

新兵时，我们的第一次视频电话就闹了不愉快。我向他说起训练的辛苦，他的反应有些平淡。而谈及当时热映的一部军旅题材电影里的英雄情节及振奋人心的口号时，他语气兴奋，神色欣喜。那段日子时，对新环境的不适应，再加上平时沟通较少，让我对这段感情充满了不自信。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我向他坦露了放弃这段感情的想法。

“我会一直陪着你。”我再次拿到手机时，看到了他给我的留言。短短一句话，让我的内心泛起了涟漪。后来的日子，我努力调整心态，迎难而上，渐渐适应了军营生活。

不知过了多久，我再一次收到他的消息：“我穿上了空军蓝。”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是我错怪了他。我竟没发现，其实他也对军营生活充满了向往，我没理解那句“我会一直陪着你”蕴含的深意。

我成为上等兵时，他同年9月通过了直招军士选拔。

他入伍后，第一次和我视频通话，看起来变化了很多。他皮肤颜色更深了，身形也比以前更挺拔，只是说话声音有些沙哑。

“你那边天气开始转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小心感冒。照顾好自己，等发津贴了，我给你买好吃的。”他叮嘱道。千里之外的他，一直关注着与我有关的一切。

他还说，3公里跑成绩又进步了，理论考核又是第一。他在军营超市发现了一种辣椒酱，尝起来像家里的味道……后来，他说话的声音有些哽咽。我知道，他也想家了。

视频最后，我对他说：“一定要坚持下去！”他笑着点头答应。

两地分隔的日子里，我们会分享提升训练水平的细节要领、驻训期间的见闻，也会分享与战友间的趣事，还会计划着我们的休假重逢。那些相互支持的点点滴滴，伴随着共同的梦想，让我们对彼此的心意更加坚定。我们还一起想象过再次见面的场景：阳光下，我们身穿军装，慢慢走向彼此，互相敬个军礼。

有时候，我们也会为以后军人、军属的双重身份感到自豪，我们都认定对方就是自己未来的亲密家属。我们的爱情在迷彩方阵里，平添了几分家国底色。